出三藏記集傳上卷第十三

梁建初寺沙門釋僧祐撰

肆


安世高傳第一
支讖傳第二
安玄傳第三
康僧會傳第四
朱士行傳第五
支謙傳第六
竺法護傳第七
竺叔蘭傳第八
尸梨蜜傳第九
僧伽跋澄傳第十
曇摩難提傳第十一
僧伽提婆傳第十二


安世高傳第一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政后之太子
也幼懷淳孝敬養竭誠惻隱之仁愛
及蠢類其動言立行若踐規矩焉加
以志業聰敏刻意好學外國典籍莫
不該貫七曜五行之象風角雲物之
占推步盈縮悉窮其變兼洞曉醫
術妙善鍼脈覩色知病投藥必濟乃

至鳥獸鳴呼聞聲知心於是儁異之
名被於西域遠近隣國咸敬而偉之
世高雖在居家而奉戒精峻講集法
施與時相續後王薨將嗣國位乃深
惟苦空猒離名器行服既畢遂讓國
與叔出家修道博綜經藏尤精阿毗
曇學諷持禪經略盡其妙既而遊方
弘化遍歷諸國以漢桓帝之初始到
中夏世高才悟幾敏一聞能達至止
未久即通習華語於是宣譯衆經改
胡為漢出安般守意陰持入經大小
十二門及百六十品等初外國三藏
衆護撰述經要為二十七章世高乃
剖析護所集七章譯為漢文即道地
經也其先後所出經凡四十五部義
理明析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
野凡在讀者皆亹亹而不惓焉世高
窮理盡性自識宿緣多有神跡世莫
能量初世高自稱先身已經為安息
王子與其國中長者子俱共出家分
衛之時施主不稱同學輒怒世高屢
加呵責同學悔謝而猶不悛改如此
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從

廣州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進不在
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
若得道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
寇賊大乱行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刀
曰真得汝矣世高笑曰我宿命負卿
故遠來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
意也遂申頸受刃容無懼色賊遂殺
之觀者填路莫不駭其奇異既而神
識還為安息王太子即名世高時身
也世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
之末關洛擾乱乃杖錫江南云我當
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䢼亭湖廟此
廟舊有靈驗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
各無留滯常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
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
莫不懾影世高同旅三十餘船奉牲
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更呼
上客咸共驚愕請世高入廟神告世
高曰吾昔在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
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為䢼亭湖
神周迴千里並吾所統以布施故珍
玩甚多以瞋恚故墮此神中今見同
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

[illegible]

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山西
澤中也此身滅恐墮地獄吾有絹千
疋并雜寶物可為我立塔營法使生
善處也世高曰故來相度何不見形
神曰形甚醜異眾人必懼世高曰但
出衆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
蟒地至世高膝邊淚落如雨不知尾
之長短世高向之胡語傍人莫解蟒
便還隱世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
侶颺帆神復出蟒身登山頂而望衆
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
章即以廟物造立東寺世高去後神
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跪世高
前受其咒願忽然不見世高謂船人
曰向之少年即是亭廟神得離惡形
矣於是廟神歇沒無復靈驗後人於
西山澤中見一死蟒頭尾相去數里
今尋陽郡地村是其處也於是遍國
廣州尋其前世害己少年時少年尚
在年已六十餘世高徑投其家共說
昔日償對時事并敘宿緣歡喜相向
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
州客深悟世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

前愆尋相資供乃隨世高東行遂達
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有鬪者亂相
歐擊誤中世高應時命終廣州客頻
驗二報遂精懃佛法具說事緣遠近
聞知莫不悲歎明三世之有徵也高
本既王種名高外國所以西方賓旅
猶呼安侯至今為號焉天竺國自稱
書為天書語為天語音訓詭蹇與漢
殊異先後傳譯多致謬濫唯世高出
經為群譯之首安公以為若及面稟
不異見聖列代明德咸讚而思焉

支讖傳第二

支讖本月支國人也操行淳深性度
開敏稟持法戒以精勤著稱諷誦群
經志存宣法漢桓帝末遊于洛陽以
靈帝光和中平之間傳譯胡文出般
若道行品首楞嚴般舟三昧等三經
又有阿闍世王寶積等十部經以歲
久無錄安公挍練古今精尋文體云
似讖所出凡此諸經皆審得本旨了
不加飾可謂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
後不知所終沙門竺朔佛者天竺人
也漢桓帝時亦賫道行經來適洛陽

[illegible]

即轉胡為漢譯人時滯雖有失音然
棄文存質深得經意朔又以靈帝光
和二年於洛陽譯出般舟三昧經時
讖為傳言河南洛陽孟福張蓮筆受
時又有支曜譯出成具光明經云

安玄傳第三

安玄安息國人也志性貞白深沉有
理致為優婆塞秉持法戒豪釐弗虧
博誦群經多所通習漢靈帝末遊賈
洛陽有功號騎都尉性虛靜溫恭常
以法事為己務漸練漢言志宣經典
常與沙門講論道義世所謂都尉言
也玄與沙門嚴佛調共出法鏡經玄
口譯梵文佛調筆受理得音正盡經
微旨郢匠之美見述後代佛調臨淮
人也綺年穎悟敏而好學信慧自然
遂出家修道通譯經典見重於時世
稱安侯都尉佛調三人傳譯號為難
繼佛調又撰十慧並傳於世安公稱
佛調出經省不煩全本妙巧次有康
孟詳者其先康居人也譯出中本起
安公稱孟詳出經奕奕流便足騰玄
趣後有沙門維祇難者天竺人也以

孫權黃武三年齎曇鉢經胡本來至
武昌曇鉢即法句經也時支謙請出
經乃令其同道竺將炎傳譯謙寫為
漢文時炎未善漢言頗有不盡然志
存義本近於質實今所傳法句是
也自延者不知何許人魏正始之末
重譯出首楞嚴又須賴及除災患經
凡三部云

康僧會傳第四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
因商賈移于交阯會年十餘歲二親
並亡以至性聞既而出家礪行甚峻
為人弘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練
三藏博覽六典天文圖緯多所貫涉
辯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稱制江
左而未有佛教會欲運流大法乃振
錫東遊以赤烏十年至建業營立茅
茨設像行道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
自稱沙門容服非恒事應檢察權曰
昔聞漢明夢神号稱為佛彼之所事
豈其遺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
會曰如來遷跡忽逾千載遺骨舍利
神曜無方昔阿育起塔乃八万四千

夫塔寺之興所以表遺化也權以為
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為造
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
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
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靜室以
銅瓶加几燒香礼請七日期畢寂然
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
誑也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權又特
聽會曰法雲應被而吾等无感何假
王憲當誓死為期耳三七日暮猶無
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
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
呈權舉朝集觀五色光燗照燿瓶上
權手自執瓶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
破碎權甫然驚起曰希有之瑞也會
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
乃劫燒之火不能燋金剛之杵不能
壞矣權命取鐵砧使力士擊之砧槌
並陷而舍利無異權大嗟服即為建
塔以始有佛寺故曰建初寺因名其
地為佛陁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
孫皓昏虐欲燔塔廟群臣僉諫以為
佛之威力不同餘神康會感瑞大皇

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皓悟遣張
昱詣寺詰會昱雖有才辯難閣縱措
會應機騁辭文理交出自旦至夕昱
不能屈既退會送于門時寺側有婬
祀者昱曰玄化既孚此輩何故道而
不革會曰震霆破山聾者不聞非音
之細苟在理通則万里懸應如其阻
塞則肝膽楚越昱還歎會才明非臣
所測願天鑒察之皓大集朝賢以馬
車迎會會就坐皓問曰佛教所明善
惡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夫明主以
孝慈訓世則赤烏翔而老人星見仁德
育物則醴泉涌而嘉禾出善既有瑞
惡亦如之故為惡於隱鬼得而誅之
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惡餘
殃詩詠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
佛教之明訓也皓曰若然則周孔已
明之矣何用佛教會曰周孔雖言略
示顯近至於釋教則備極幽遠故行
惡則有地獄長苦脩善則有天宮永
樂舉茲以明勸沮不亦大哉皓乃服
聽雖聞正法而昏暴之性不勝其虐
後使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中得

一立金像高數尺以呈晧晧使著厠
前至四月八日晧至厠汙穢像云灌
佛訖還與諸臣共笑為樂未暮陰囊
腫痛叫呼不可堪忍太史占言犯大
神所為群臣禱祀諸廟無所不至而
苦痛弥劇求死不得綵女先有奉法
者聞晧病因問訊云陛下就佛圖中
求福不晧舉頭問佛神大耶綵女荅
佛為大聖天神所尊晧心還悟具語
意故綵女即迎像著殿上香湯洗數
十遍燒香懺悔晧於枕上叩頭自陳
罪過有頃所痛即間遣使至寺問訊
諸道人能說經者令来見僧會即隨
使入晧問罪福之因會具為敷析辭
甚精辯晧先有才解欣然大悅因求
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秘禁不可輕宣
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
十事行步坐起皆願衆生晧見慈願
致深世書所不及益增善意即就會
受五戒旬日疾瘳乃修治會所住寺
号為天子寺宣勑宮內宗室群臣莫
不必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晧性
凶麁不及妙義唯叙報應近驗以開

諷其心焉會於建初寺譯出經法向



難念弥經鏡面王察微王梵皇王經
道品及六度集並妙得經體文義允
正又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三經并
製經序餠趣雅贍義旨微密並見重
後世會以晉武帝太康元年卒

朱士行傳第五

朱士行潁川人也志業清粹氣韻明
烈堅正方直勸沮不能移焉少懷遠
悟脫落塵俗出家以後便以大法為
己任常謂入道資慧故專務經典初
天竺朔佛以漢靈帝時出道行經譯
人口傳或不領輙抄撮而過故意義
首尾頗有格㝵士行常於洛陽講小
品往往不通每歎此經大乘之要而
譯理不盡誓志捐身遠迎大品遂以
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渡流沙既
至于闐果寫得正品梵書胡本九十
章六十万餘言遣弟子不如檀晉言
法饒凡十人送經胡本還洛陽未發
之間于闐小乘學衆遂以白王云漢
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王為
地主若不禁之將斷大法聾盲漢地

王之咎也王即不聽責經士行憤慨
乃求燒經為證王欲試驗乃積薪殿
庭以火燔之士行臨階而誓曰若大
法應流漢地者經當不燒若其無應
命也如何言已投經火即為滅不損
一字皮牒如故大衆駭服稱其神感
遂得送至陳留倉恒水南寺河南居
士竺叔蘭善解方言譯出為放光經
二十卷士行年八十而卒依西方闍
維法薪盡火滅而尸骸猶全衆咸
驚異乃呪曰若真得道法當毀壞應
聲碎散遂斂骨起塔焉

支謙傳第六

支謙字恭明一名越大月支人也祖
父法度以漢靈帝世率國人數百歸
化拜率善中郎將越年七歲騎竹馬
戲於隣家為狗所齧脛骨傷碎隣人
欲殺狗取肝傅瘡越曰天生此物為
人守吠若不往君舍狗終不見齧此
則失在於我不關於狗若殺之得差
尚不可為況於我無益而空招大罪
且畜生無知豈可理責由是村人數
十家感其言悉不復殺生十歲學書

同時學者皆伏其聰敏十三學胡書
備通六國語初桓靈世支讖譯出法
典有支亮紀明資學於讖又受業
於亮博覽經籍莫不究練世間藝術
多所綜習其為人細長黑瘦眼多白
而睛黃時人為之語曰支郎眼中黃
形軀雖細是智囊其本奉大法精練
經旨獻帝之末漢室大亂與鄉人數
十共奔於吳初發日唯有一被有一
客隨之大寒無被越呼客共眠夜將
半客奪其被而去明旦同侶問被所
在越曰昨夜為客所奪同侶咸曰何
不相告答曰我若告發卿等必以劫
罪罪之豈宜以一被而殺一人乎遠
近聞者莫不歎服後吳主孫權聞其
博學有才慧即召見之因問經中深
隱之義應機釋難無疑不析權大悅
拜為博士使輔導東宮甚加寵秩越
以大教雖行而經多胡文莫有解者
既善華戎之語乃收集眾本譯為漢
言從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
詰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二十
七經曲得聖義辭旨文雅又依無量壽

中本起經製贊菩薩連句梵唄三契
注了本生死經皆行於世後太子登
位遂隱於穹隘山不交世務從竺法
蘭道人更練五戒凡所遊從皆沙門
而已後卒於山中春秋六十吳主孫
亮與衆僧書曰支恭明不救所疾其
業履沖素始終可高為之惻愴不能
已已其為時所惜如此

竺法護傳第七

竺法護其先月支人也世居燉煌郡
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高座為師
誦經日万言過目則能天性純懿操
行精苦篤志好學万里尋師是以博
覽六經涉獵百家之言雖世務毀譽
未常介於視聽也是時晉武帝之世
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
在西域護乃慨然發憤志弘大道遂
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外國異言三十
有六書亦如之護皆遍學貫綜古訓
音義字體無不備曉遂大賚胡本還
歸中夏自燉煌至長安沿路傳譯寫
以晉文所獲大小乘經賢劫大哀法
華普耀等凡一百四十九部孜孜所

務唯以弘通為業終身寫譯勞不告
[illegible]
倦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
護以晉武之末隱居深山山間有清
澗恒取澡漱後有採薪者穢其水側
未俄頃而燥護乃徘徊歎曰水若永
竭真無以自給正當移去耳言終而
泉流出滿澗其幽誠所感皆此類也
後立寺於長安青門外精勤行道於
是德化四布聲蓋遠近僧徒千數咸
所宗奉時有沙彌竺法乘年八歲聰
慧依護為師關中有甲族欲奉大法
試護道德偽往告急求錢二十萬護
未有答乘年十三侍在師側即語客
曰和上意已相許矣客退乘曰觀此
人神色非求錢者將以觀和上道德
何如耳護曰吾亦以為然明日此客
率其一宗百餘口詣護請受五戒具
謝求錢意於是四方士庶聞風而集
宣隆佛化二十餘年後值惠帝西幸
長安關中淆亂百姓流移護與門
徒避地東下至澠池遘疾卒春秋七
十有八後孫興公製道賢論以天竺
七僧方竹林七賢以護比山巨源其

論去護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
二公風德高遠足為流輩其見美後
代如此初護於西域得超日明經胡
本譯出頗多繁重時有信士聶承遠
乃更詳正文偈刪為二卷今之所傳
經是也承遠明練有才理篤志法務
護公出經多參正焉恵懐之際有沙
門法炬者不知何許人譯出樓炭經
炬與沙門法立共出法句喻及福田
二經法立又訪得胡本別譯出百餘
首未及繕寫會病卒尋值永嘉擾乱
散滅不存

竺叔蘭傳第八

竺叔蘭本天竺人也祖父婁陁篤志
好學清簡有節操時國王無道百姓
思乱有賊臣將兵得罪懼誅以其國
豪呼與共反婁陁怒曰君出於微賤
而任居要職不能以德報恩而反為
逆謀乎我寧守忠而死不反而生也
反者懼謀泄即煞之而作乱婁陁子
達摩尸羅齊言法首先在他國其婦
兄二人並為沙門聞父被害國内大
乱即與二沙門奔晉居于河南生叔

[illegible]

蘭叔蘭幼而聰辯從二舅諮受經法
一聞而悟善胡漢語及書亦兼諸文
史然性頑輕躁遊獵無度常單騎逐
鹿值虎墮馬折其右臂久之乃差後
馳騁不已母數呵諫終不改為之輟
食乃止性嗜酒飲至五六斗方暢常
大醉臥於路傍仍入河南郡門喚呼
吏錄送河南獄時河南尹樂廣與賓
客共酣已醉謂蘭曰君僑客何以學
人飲酒叔蘭曰杜康釀酒天下共飲
何以僑舊廣又曰飲酒可尒何以狂
亂乎答曰民雖狂而不亂猶府君雖
醉而不狂廣大呼時坐客曰外國人
那得面白叔蘭曰河南人面黑尚不
愧僕面白復何怪耶於是賓主歎其
機辯遂釋之頃之無疾暴亡三日還
穌自說入一朱門金銀為堂見一人
自云是其祖父謂叔蘭曰吾修善累
年今受此報汝罪人何得来耶時守
門人以杖驅之入竹林中見其猶伴
為鷹犬所逐驚流血號叫求救於叔
蘭叔蘭走避數十步值牛頭人欲叉
之叔蘭曰我累世佛弟子常供二沙

因何罪見沙門對人答曰唯受福不
閑罪後而見其兩目來語牛頭曰
我等二人俱奉異俱惡少善多可得
相免遂隨道人歸既而還蘇於是啟
節修持尊志經法以晉元康元年譯
出放光經及異維摩詰十餘萬言既
學兼胡漢故譯義精允後遭母難三
月便欲起有降人告曰今歲月不便
可待來年叔蘭曰夫生者必有一死
死者不復再生人神異途理之然也
若使亡母精靈有地則烏鳥之心畢
矣若待來年恐進走無地何暇奉營
乎遂即發卒明年石勒果作亂夜賊
縱橫因避地奔荊州後無疾忽告知
識曰吾將死矣數日便卒識者以為
知命
尸梨蜜傳第九
尸梨蜜西域人也時人呼之為高座
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
弟闇軌太伯既而悟心天啟遂為沙
門蜜天資高朗風骨邁舉直爾對之
便自卓出於物永嘉中始到此土止
建初寺丞相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為

吾之徒也由是名顯太尉庾元亮光
禄周伯仁太常謝幼輿廷尉桓茂倫
皆一代名士見之終日累歎披衿致
挈道詣蜜蜜解帶偃伏悟言神解
時尚書令卞望之亦與蜜致善卞斂
衿飭容端坐對之諸公於是歎其精
神灑屬皆得其所桓廷尉曾欲為蜜
作目久之未得有云尸梨蜜可稱卓
朗於是桓乃咨嗟絶歎以為標題之
極大將軍王處冲時在南夏聞王周
諸公器重蜜疑以為失鑒既見乃振
欣奔至一面便盡周顗為僕射領選
臨入過視蜜乃撫背而歎若使太平
世盡得選此賢輩真令人無恨俄而
顗遇害蜜往省其孤對坐作胡唄三
契梵響凌雲誦呪數千言聲高韻暢
顏容不變既而揮涕抆淚神氣自若
其哀樂廢興皆此類也王公曾謂蜜
曰外國正當有君一人而已蜜笑而
答曰若使我如諸君今日豈得在此
當時以為當言蜜性高簡不學晉語
諸公與之語言蜜因傳譯然而神領
意得頓盡言前莫不歎其自然天拔

悟得非常密善持咒術所向皆驗初
江東未有咒法密傳出孔雀王諸神
咒又授弟子覓歷高聲梵唄傳響
于今年八十餘咸康中卒諸公聞之
痛惜流涕宣武桓公常云少見高座
稱其精神渕著當年出倫其為名士
所歎如此

僧伽跋澄傳第十

僧伽跋澄罽賓人也毅然有淵懿之
量歷尋名師修習精詣博覽衆典特
善數經闇誦阿毗曇毗婆沙貫其妙
旨常浪志遊方觀風弘化苻堅之末
來入關中先是大乘之典未廣禪數
之學甚盛既至長安咸稱法匠焉堅
秘書郎趙政字文業博學有才章郎
堅之琳鍋也崇仰大法常聞外國宗
習阿毗曇毗婆沙而跋澄諷誦乃四
事礼供請譯梵文遂共名德法師道
安集僧宣譯跋澄口誦經本外國沙
門曇摩難提筆受為胡文佛圖羅
刹宣譯秦沙門智敏筆受為漢文以
偽建元十九年譯出自孟夏至仲秋
方訖初跋澄又賫婆須蜜胡本自隨

明年趙政復請出之跋澄乃與曇摩難提及僧伽提婆三人共執胡本秦沙門佛念宣譯慧嵩筆受安公法和對共挍定故二經流布傳學迄今跋澄或德整峻虛靜離俗關中僧衆則而象之後不知所終佛圖羅剎者不知何國人德業純白該覽經典久遊中土善閑漢言其宣譯梵文見重符世焉

## 曇摩難提傳第十一

曇摩難提兜佉勒人也齠齔出家聰慧夙成研諷經典以專精致業遍觀三藏闇誦增一中阿鋡經博識洽聞靡所不練是以國內遠近咸共推服少而觀方遍涉諸國常謂弘法之體宜宣布未聞故遠冐流沙懷寶東遊以符堅建元二十年至于長安先是中土羣經未有四鋡堅侍臣武威太守趙政志深法藏乃與安公共請出經是時慕容沖已叛起兵擊堅關中騷動政於長安城內集義學僧寫出兩經佛念傳譯慧嵩筆受自夏迄春綿歷二年方訖具二阿鋡凡一百卷白

經流東夏迄于符世卷數之繁唯此為廣難提學業既優道聲甚盛堅素禮請厚致供施在秦積載後不知所終竺佛念涼州人也志行弘美辭才辯贍博見多聞備識風俗家世河西通習方語故能交譯戎華宣法關渭符姚二代常參傳經二鋡之具蓋其功也

## 僧伽提婆傳第十二

僧伽提婆罽賓人也姓瞿曇氏入道修學遠求明師兼通三藏多所誦持尤善阿毗曇心洞其纖旨常誦三法度晝夜嗟味以為道之府也為人儁朗有深鑒儀止溫恭務在誨人恂恂不怠符氏建元中入關宣流法化初安公之出婆須蜜經也提婆與僧伽跋澄共執梵文後令曇摩難提出二阿鋡時有慕容之難戎世建法倉卒未練安公先所出阿毗曇廣說三法度等諸經凡百餘万言譯人造次未善詳審義旨句味往往愆謬俄而安公棄世不及改正後山東清平提婆乃與冀州沙門法和俱適洛陽四五

年閒研講前經居華歲積時明漢語
方知先所出經多有乖失法和歎恨
未定重請譯改乃更出阿毗曇及廣
說先出衆經漸改定焉頃之姚興王
秦法事甚盛於是法和入關而提婆
度江先是廬山慧遠法師翹勤妙典
廣集經藏虛心側席延望遠賓聞其
至止卽請入廬岳以太元十六年請
譯阿毗曇心及三法度等經提婆乃
於般若臺手執胡本口宣晉言去
華存實務盡義本今之所傳蓋其文
也至隆安元年遊于京師晉朝王公
及風流名士莫不造席致敬時衛軍
東亭侯王珣雅有信慧住持正法
建立精舍廣招學衆提婆至止珣
卽延請仍於其舍講阿毗曇名僧畢
集提婆宗致既精辭旨明析振發義
奧衆咸悅悟時王珣僧等亦在聽坐
後於別屋自講珣問法綱道人阿字
所得云何答曰大略全是小未精覈
耳其敷演之明易啓人心如此其年
冬珣集京都義學沙門四十餘人更
請提婆於其寺譯出中阿鋡罽賓沙

門僧伽羅叉執胡本提婆翻為晋言
至来夏方訖其在關洛江左所出衆
經垂百餘万言歷遊華戎備悉風俗
從容機警善於談笑其道化聲譽莫
不聞焉未詳其卆歲月提婆或作提
和盖音訛故不同矣

出三藏記集傳上卷第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